

我的中国画学习生涯

○ 蒋以任（1966届动力）



蒋以任，1960年考入清华大学动力系燃气轮机专业。曾任上海市经委主任、上海市常务副市长、上海市政协主席、全国政协常委。本文是《绘画拾贝——蒋以任国画集》自序，题目为编者所加。

中小学时，我经常在本子、黑板上随手画飞机大炮、山水花草之类，担任了学习报编辑。清华工科课程里没少学有关透视、点、线、面的画法几何及制图，对绘画产生了一些兴趣。

“文革”开始时我大学毕业，到工厂当工人接受再教育。作为生产班组里唯一的大学生，负责两周一次班组黑板报出版，稿子自己写，图案自己画，在黑板上方用空心美术大字横冠标题，黑板四周用花草、彩带勾画美化。不仅学习了劳动技能，也为绘画打下一点基础。

2003年，我由市政府到市政协任主席，被政协各界人士的文化氛围所感染。

我参加了爱歌艺术沙龙，同歌友们一起引吭高歌，多次参加为老干部、部队官兵举办的慰问演出，并参加了未涉足过的京剧学唱，领悟了国粹艺术的魅力，还曾着戏装联欢演出。这些活动演绎了文化艺术高尚的品味，使我增加了艺术细胞。

自2016年开始，我与同事一起开始学习中国画，先由何曦老师任教，后来又参加了上海老干部大学国画班，由蔡育贤老师任教。除此之外，还参考学习了一些名家名画，周阳高先生临摹唐寅的山水画集对我启示特别大。我逐渐懂得了中国画的基本知识和画法，懂得了远近、虚实的构图和笔法，学习如何用墨、设色和山石皴法以表现物象的轮廓、明暗和质感。上课时，我专心关注老师的教学示范，回家后认真做作业。我比较喜欢山水画，尽量画出险峰峭拔、云雾缭绕、山瀑奔腾的磅礴气势；画花鸟画力求表达色彩艳丽、生机勃勃的美姿；还结合每年的属相动物，在蔡老师的悉心指导下，画出一些动物憨态可掬或虎啸威武的姿态。

四年的学画实践，使我懂得中国画是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艺术瑰宝，有着特有的表现形式和浓厚的艺术魅力，有着博大精深以及笔墨超然、笔随精纵的神韵精髓，绘画使我提高了鉴赏能力，陶冶了情操，从中获得美的享受。

绘画，成了我退休生活“老有所学，老有所为”的重要内容，绘画已经像“时

间海绵”吸走了我几乎所有可利用的空闲时间，使人心如止水、静心平和。我经常画到深夜。探亲时，也会带上笔墨，画上几幅画。习惯成自然，一天不画就仿佛生活缺了什么，每完成一幅习作，往往自得其乐，十分愉悦。

我学习中国画的时间不长，多半处于临摹阶段，拓展作画不多，习作显得稚嫩，甚至“粗糙”。这本《绘画拾贝》画册，收集了我近几年来习作画稿，一是以画会友，作为我初学中国画以来的汇报、

交流；二是更期盼得到老师、同事、朋友以及家人的赐教和帮助。

中国画是无声的音乐，其一笔一划犹如一个个音符，组成一篇篇乐章，给人一幅幅水墨世界场景。古人曰：“从事笔墨者，三十年后，乃可几于变化。”我只是个业余初学者，我当继续努力，扎实基础，师古人之足迹、学大师之经典，不断提高学识修养和绘画水平，在人生道路上获得更多教益和收获。

庚子年夏 2020年7月

● 清华词典

清华三宝

○田 芊（1970届精仪）

清华大学建校百余年来，培育了众多爱国奉献的学子，更孕育了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。纵观清华文化，其中有“三宝”：校训、校园、校友。

有关“清华三宝”说法，来源于一次座谈会。2010年5月，在清华大学举行了《清华百年文化研究》课题的专家考察和论证。讨论中，副校长谢维和讲道：“我到清华工作这些年来，深深感到清华有三大宝：校训、校园、校风。”这样的归纳有新意，且十分到位，于是有人提出补充看法，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：

“清华有三大宝”的提法非常好，但是“校训”和“校风”意思相近，建议修改为“清华三宝”：（1）校训，包括校训，以及校风、学风等清华精神和文化传统；（2）校园，包括清华园环境，以及校园建设、校园生活和文化；（3）校

友，在清华学习和工作过的人，他们是清华发展建设的参与者、亲历者，清华精神文化的开拓者、传承者；他们以勤奋努力与聪慧才华，为国家做出贡献，为清华赢得尊重。哪儿有校友，哪儿就有清华。

不久，时任校长顾秉林在会见新竹清华大学校长陈力俊时说：“清华有三宝：校训、校友和校园。两岸清华的校训相同，海外校友会是一家。”“两岸还没统一，但海峡两岸清华校友会早就统一了。”陈力俊校长对此很认同。海峡两岸的清华同根同源，被传为佳话。

此后，在清华百年校庆前的校友工作会上，校长顾秉林说：“百年清华有‘三宝’，那就是‘校友、校园与校训’。”这是“清华三宝”最早正式公开提出，引起大家的共鸣，并流传开来。